



重推

探寻地名里的美好意蕴

□ 胡阿祥



编者按 每个人的名字中,都蕴含着专属自己的秘密,我们生活的中华大地也是如此。你无数次接触的地名,有的蕴藏着数千年的历史,有的包含着代代相传的记忆。地名故事里,讲述的是真正的“穿越”。每个故事或许你都曾听过,却只知其然,不知其所以然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新著《大地有名》是一本有趣的书,它能让你深入其间,豁然开朗。

笔者选编这部文集的旨趣,就如东汉刘熙在《释名·自序》里所感慨:“名之于实,各有义类,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……”而一旦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追究万千地名的“所以之义”,往往会发现其中奥妙无穷。在这本书中,“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”的地名,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蕴。这里且以中国之自称“汉”与他称“丝国”为例,略叙一二。

在当今社会生活中,“汉”是使用频率特别高、使用场合特别多的一个字眼,汉族、汉语、汉字等,不胜枚举。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,也称汉学。这样的“汉”,大概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记忆、中华文化最显眼的符号之一。追根溯源,这种记忆与符号,最初又是以国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。没有汉国号,便没有汉族之称。没有汉高祖刘邦,便没有汉国号。

关于刘邦封王、国号为汉、汉国号的源与流,一番考证之后,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。

第一,地理。公元前206年,项羽封刘邦为“汉王”,直接原因是刘邦封地的都城在南郑(今陕西省汉中市),而南郑为秦与秦朝的汉中郡治所。

第二,语言。汉中的“汉”本指汉水,汉中郡的“中”在古代巴人语言中作“地方”讲,所以“汉中”是个双语地名,意为“汉水流经的地方”。

我曾经无数次地站在山下仰望矿山,仰望一群在云端里劳作的人……

在我的想象里,矿山一直位于云端之上。那些云像是从矿山上跑下来的羊群,在山脚被放牧了一阵又回到了矿山,回到它们的家园。我也无数次地想象进到矿山里的情形——矿石成堆,粉尘遍地抑或是随处可以听见的噪声、随处可以看见的污垢。

路两旁,被矿山人称为“珍珠梅”的花儿在车窗前一路摇曳,顺着山坡招摇着,引领我们来到矿办公楼前。

走进干净整洁的操作间,看工人们坐在操作台里,精准地遥控着山顶的机器,将矿石铲起、装车,沿着设定的轨迹运送,有些超乎我的想象。“过去,我们在海拔3000多米的矿山作业,高寒缺氧、粉尘多、噪音大,环境还不安全。现在,我们坐在办公室看着屏幕就把活干了。”工人师傅憨厚地说。

如果不是真实地站在操作台前听专业人士讲解这些开采流程,我仿佛是在看一群电脑高手在玩大型电脑游戏。通过5G+采矿技术,我真实地看到了“云端之上”的矿石采运过程。

在西沟石灰石矿的建设中,部队官兵承担了全部基建任务。当年,要劈开半个山头建矿站,战士们硬是用双手,一铲一镐一锤地挖出几十口10多米深的竖井,再争分夺秒地装填炸药,可当时到装矿站的盘山公路尚未开通,战士们踏着“之”字形的羊肠小道,弓着身子,坡陡的地方,胸部几乎贴近地面,他们喘着粗气、迈着沉重的脚步,仅用了大半天时间,硬是把将近30吨的炸药一箱一箱地扛到了预定的山坡上。当几十个竖井的爆破电闸推合上的瞬间,整个西沟浓烟滚滚,灰尘遮住了半边天空。

第三,文字。无论字形、字音还是字义,“汉”都是美好的字眼,寓有盛大、伟大的美意。

第四,天文。古人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相似,都是发自西北,流向东南,所以银河也被称为汉、天汉、云汉、银汉、星汉。反过来,地上的“汉”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意,这就是《汉书》中记载的“以汉配天,此美名也”说法的由来。汉代之,诸多学者将刘邦的汉国号与银河联系起来。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:“汉高祖入秦,项羽封为汉王。萧何曰‘天汉,美名也’,遂都南郑。”唐朝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:“秦亡,项羽封高祖为汉王。高祖欲攻羽,萧何曰‘语曰天汉,其称甚美。’遂从之。”甚至明朝来华的利玛窦也在《中国札记》中写道:“汉,那意思是银河。”

第五,心理。按照当初楚怀王与诸侯们“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”的约定,沛公刘邦先入关中,接受秦王子婴投降,应该受封为“关中王”。然而项羽违约,封刘邦为“汉王”,汉王的封城在汉中、巴蜀,当时属偏僻、闭塞之地。刘邦虽然愤怒、无奈,但迫于形势,只得前往南郑。在此过程中,萧何的谏言“语曰天汉,其称甚美”,起到了关键的心理安慰作用,它让刘邦“因始封国名而号曰汉”,将帝国国号定为“汉”。

汉朝国祚绵长,“汉”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沿用颇多、影响颇盛的字。如刘备的汉(季汉、蜀汉)、匈奴刘渊、沙陀刘知远、沙陀刘崇的汉。他们中的一些虽非汉族,但却从汉朝寻找执政依据,说明在中

代中国,西域各族欲在中原立国,须认可、接纳、融入汉地的文化与历史传统。时间上贯穿了两千多年、空间上跨越了汉国号、汉称谓、汉族等,系由汉朝而来,了解国史便知。

“丝国”,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。那么,中国为什么被称为“丝国”呢?从自身资源禀赋来看,中国的蚕桑缫丝业历史悠久,拥有丰富的蚕桑文化与重要的丝绸经济。但是,“丝国”并不是我们自称,而是域外对中国的他称,其中有着复杂且有趣的外因。

最早关注东方纺织品来源的,可能是西方“历史学之父”、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,他在《历史》中提到,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,那里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,这种毛比羊毛还要美丽,质量还要好。人们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。

及至后来,类似的记载颇为常见。如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他的《博物志》中,写下了一段关于丝国产丝与贸易的著名文字:丝国林中产丝,驰名宇内。丝生于树叶上,取出,湿之以水,理之成丝。后织成锦绣文绮,贩运至罗马……丝国人举止温厚,然少与人接触,贸易皆待他人之来,而绝不求售也……

看来,一直到了公元1世纪时,罗马博物学家还认为“丝生于树叶上”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,西方人对丝的意见显然进步了一些。例如,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在《希腊纪事》中写道,丝国人织绸缎之丝,非来自

植物,另有他法制之。其方法如下:其国有虫……虫之大,约两倍于甲虫……丝国人冬夏两季,各建专舍,以畜养之。虫所吐之物,类于细丝,缠绕其足……虫之寿仅有五年。虫食青芦过量,血多身裂,乃死。其内即丝也。

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认识较之普林尼已经进了一大步,知道了丝与虫有关,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,甚至多有谬误。如“虫食青芦过量,血多身裂”“其内即丝也”,都是谬误。西方人对中国蚕丝有明确而真实的认识,还要等到公元6世纪中叶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中国的蚕种,并开办起自己的丝织业之后。

从地名学角度说,作为自称的“汉”与作为他称的“丝国”,大体对应了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的地名。这样的地名,反映了泱泱中华的文化传统与深远影响,也映照了古代中外交通的曲折复杂与不断融通。这就是地名的学问与魅力吧!

大地地名如“汉”与“丝”魅力十足,意蕴没有那么宏大的小地名,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故事?《大地有名》分为“闻‘名’识中国”“地名与文史”“地名里的中国”三编,细细讲述了“禹迹与九州”“珠峰”“南北二京”“宁夏”“琅琊”与长安坊市、乌衣巷等地名的历史与故事。地名领域之宏阔、地名学术之奥妙可见一斑。《大地有名》以“说不尽的地名中国”开篇,以“回家;地名‘万花筒’”作结,由此可见笔者常年执着于地名文化研究的心意拳拳。

(《大地有名》,胡阿祥著,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



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厅。 郎兵兵

滴水藏海

云端之上

□ 胡美英

修筑几公里的盘山公路,凿通穿越大山南北的隧道,修建空中索道,抢建斜坡卷扬机工程……

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指挥所建筑,像时光的信笺,记录和见证着官兵们当年的艰辛劳动与贡献,象征着铁的纪律和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坚定信念。

我坐在长满云杉的山坡上,眺望对面

采集矿石的山顶。矿山像云中的驿站,轰鸣的机器在云层里出没,那些爆破工、推土机司机、大车司机、电铲司机的身影也在四季的云里出没。

采场的夏季,他们似乎是一群腾云驾雾的人,每一朵云彩都能用手触碰到。一场雨后,沟里的雾随风而起,像是神仙踏云而来……



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酒钢西沟矿。资料图

书评

守护月亮湖

□ 王玥

才华加一家所在的村子坐落于班玛草原黄河源湿地保护区,为了保护湿地,村民整体需要搬迁到新家园。才华加选择住到月亮湖边的冬牧场,是让阿妈实现半年转一年湖的心愿。扎西东珠和姐姐拉姆用实际行动保护月亮湖、泉水和黄河湿地。这是小说《天边的月亮湖》所讲述的故事。

作者王小忠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口,并以小切口展现大变化。小说看似是在写一个家庭的故事,实则聚焦了草原上的变化,让读者窥见当地教育观念的变化。由于生活方式、文化背景、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,草原牧区以往对子女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教养态度,尤其侧重于牧业知识的传授和生活技能的培养。随着草原地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,教育体系更加完备,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。小说中,郭华带给扎西东珠许多书籍,时不时还关心他的自学情况。搬到新村后扎西东珠继续上学,姐姐拉姆也要重拾学业,决定学医。

《天边的月亮湖》是关于守护的故事,不仅守护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心愿,更守护崇高且美丽的大自然。郭华所讲述的西合道爷爷的故事,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西合道保护湿地上的候鸟不受惊扰,还救治了大天鹅,这只天鹅与他成为朋友。后来天鹅湖的水慢慢消失,变成了一片湿地,只剩下了月亮湖。扎西东珠与拉姆也变身成为小“西合道”,守护着月亮湖。扎西东珠制作垃圾桶,把湖里的塑料瓶子捞出来。他和姐姐观察草原上的生态变化,一起挖水渠,修改水渠,让泉水活起来,还手工制作标语牌——“给我一点绿色,还你一片蓝天”“保护水资源,生命到永远”,体现出草原小卫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

作品将生态保护理念巧妙地融入人物的生活、成长之中,使得生态保护这一重要主题自然而然地流淌于故事脉络之中。它通过生动的细节、鲜活的角色以及细腻入微的景物描绘,传递生态保护意识。此种呈现方式,既展现了作者对生态保护议题的深刻理解,也使得作品在

传递正能量的同时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。

《天边的月亮湖》故事简单,情节也不曲折,全篇笼罩着淳朴、平和与温暖的气氛,恰似一首无声的诗、一幅静谧的画,传递着天地间的和谐与宁静。才华加一家见证着建立保护区后大自然所发生的变化,比如湿地变大了许多,灌木更加茂密,泉水里来了赤麻鸭,令人欣喜和欣慰。

风物与生灵的存在,赋予草原以持久生命力。小说还着重书写了姐弟二人与小黑狗、小羊的故事。扎西东珠按照奶奶所教的方法给羊治眼睛,奶奶告诉他们羊应该回到羊群的道理。拉姆对弟弟的善意提醒,告诉他要尊重生命。透过这些生活的细节让读者心中油然而生对于生命的赞美与尊重。所以,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守护与成长的故事,更是一次深刻的哲理探索,启发人们对自然、对生命、对世界的敬畏,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。

《天边的月亮湖》传递出大地的呼吸与气息,湖水的清凉、草木的芳香和生命的脉动萦绕其中,无不唤醒人们内心的澄静。小说有一股“治愈”的力量,以自然之拥抱和心灵之洗礼,修补在快节奏生活中变得“碎片化”的人们,照亮每个人心中的纯净天地。

(《天边的月亮湖》,王小忠著,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

美文

炊烟袅袅续乡情

□ 刘峰

炊烟与黛瓦、小巷、池塘、草垛、竹篱、老井一样,是乡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自古民以食为天,由食生炊,由炊生烟,于是炊烟袅袅而起。

记得无数个清晨,在喔喔的鸡鸣声里起床,将哞哞而叫的牛群赶至牧滩,蓦然回首,只见一缕缕乳蓝色的炊烟,正从青灰色的屋瓦上,飘在桑林间,浮在晨曦里。整个场景宛如人间仙境,恰似一幅写意水墨画。

炊烟在雨天更有风情。蒙蒙细雨结成一张水银色的网,笼在家家户户的屋瓦上,瓦墙竹树,蓑笠伞影,在雨里泛着湿漉漉的幽光。

在细细密密、缠缠绵绵的秋雨下,炊烟难以伸向空中,便横铺屋瓦,笼在村巷,如雾一样翻卷着,似云一样缱绻着,仿佛有一支巨笔采用湿画法,在一层层恣意渲染,或浓或淡,或舒或卷,气象万千,风情万种。此时的炊烟,与青黛色的山影糅在一起,紫青缭绕,云遮雾绕,别有一番风情。

经过雨水洗濯,天空蓝莹莹的,蓝得仿佛要融化下来。再眺村庄里,清闲安宁,鲜润明丽。到了做饭时分,只见炊烟袅袅升起,升得静静的、高高的,像乳白色的雾,笼罩着村庄,回到祖先的身旁,向古朴沉着的生活源头致敬。

炊烟之美,离不开一具好烟囱。记得以前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就会上屋清扫烟囱。只见他手持长竹竿,竿梢绑着扫帚,蹬着梯,蹑手蹑脚爬到屋顶,生怕一不小心踩破瓦片。到了烟囱边,他把扫帚朝下捅进烟囱,转着圈儿慢慢清扫。

父亲一边清扫,一边大声问:“烟灰落完了没?”守在灶边

的我眯着双眼,捂着鼻子,大声回答:“差不多啦!”父亲又喊:“拎水上来。”我拎了半桶水,上到屋顶递给父亲。不一会儿,只见一团黑雾过后,一股黑水由灶膛内滚滚而出。“干净啦!”家人们望着烟囱欣慰地笑了。

和温温柔柔的母亲,系上水蓝色的围裙,开始为一家子准备饭菜。锅碗瓢盆成了她手中的乐器,演绎着一曲曲欢乐纯朴的乡间乐章。经由母亲巧手而诞生的农家菜,既满足了我们的味蕾,也滋养了我们的灵魂,并在我们的脑海深处,植入乡愁的印记。

此时的炊烟,经过洁净的烟囱,显示出一种飘逸之美,成了乡村最畅快的抒情。它舒缓、轻盈,像一束薄纱巾,若一泓小清溪,似一首朦胧诗。“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”,清晨,它是一缕乳蓝;晌午,它是一缕苍灰;黄昏,它是一缕金黄;月下,它是一缕青紫……一缕又一缕,缕缕不绝,冉冉隐没天空。

光阴似箭,转眼一晃,我已离开家乡漂泊异乡很多年了。可是,不管身体离故乡多么遥远,总感觉老家的炊烟仍时常在眼前浮现。

多少流金岁月,多少依依难舍,多少魂牵梦绕,都化作老家屋顶上那一串串感叹号、轴轴水墨画卷。我多想伴着绚丽的晚霞回到老家,看炊烟下,站着年迈的爹娘!

(摘自《中国城市报》10月21日)

启事:凡因条件所限,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,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,以便我们为您付酬。